

# 宋元明话本小说选

萧欣 桥庄



# 宋元明话本小说选

萧欣桥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5 字数 44.5 万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0

统一书号：10110·153 定价：1.67元

## 目 次

前言.....	( 1 )
碾玉观音.....	( 25 )
志诚张主管.....	( 44 )
错斩崔宁.....	( 59 )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 80 )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98 )
快嘴李翠莲记.....	(134)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152)
滕大尹鬼断家私.....	(184)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09)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225)
玉堂春落难逢夫.....	(265)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312)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328)
卖油郎独占花魁.....	(351)
灌园叟晚逢仙女.....	(400)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428)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457)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485)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	(512)
钱多处白丁横带	.....	(526)
青楼市探人踪	.....	(547)
女秀才移花接木	.....	(579)
神偷寄兴一枝梅	.....	(613)
侯官县烈女歼仇	.....	(645)

## 前　　言

这是一本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的选集。所谓话本，就是宋、元“说话”（类似近代的说书）艺人及其他艺人讲述或演唱故事的底本<sup>(1)</sup>。据《都城纪胜》等书记载，南宋的“说话”分四家，其中“小说”一家最受欢迎，因为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或几次说完一个有头有尾的精采故事。这种“小说”的话本，古人有时也称作“小说”<sup>(2)</sup>。因为它是“以俚语著书”，故鲁迅先生又称它为“白话小说”<sup>(3)</sup>。后来，有的文人摹拟这种“小说”话本进行创作，鲁迅先生称这种拟作为“拟话本”或“拟市人小说”<sup>(4)</sup>，实际上则是拟“小说”话本。本书所选的就是这种“小说”话本和拟“小说”话本，因为过去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习惯于称它为“话本小说”，故书名仍取以《宋元明话本小说选》。

### 一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那里面列有“小说家”一个门类，并列举了十五种书目。但那只是指一些文人杂记的“残丛小语”，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谓小说的

概念。汉、魏以来直至明、清的笔记小说，就是沿着这条脉络发展的，不过其内容日见复杂，包括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sup>(5)</sup>等许许多多的门类，其书籍之多更是浩如烟海。然而真正符合我们今天所谓小说标准，即以塑造人物和虚构故事来表现主题思想的，只有唐、宋传奇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少数作品。

但在民间，人民群众也在进行着文艺的创造。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的起源时说：

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  
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sup>(6)</sup>。

人民群众在劳动之余讲谈故事，应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但在古代，由于文化远离人民，所以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是秦、汉时期关于瞽者和俳优、侏儒的一些材料<sup>(7)</sup>。这些人被王室、贵族召去，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供他们取乐。这些人是职业化的，而且是来自民间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看作是民间讲说故事的代表。不过，他们大都兼事歌、舞、乐、优，说故事、讲笑话只是其中的一门，所以跟后来的“说话”还有所不同。

历史上关于“说话”的记载，最早的见于隋、唐。《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隋侯白《启颜录》说：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日至晚始得归。后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

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侯白为杨素父子“说话”，似还是熟人之间的讲说故事。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元氏自注云：“乐天每与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据明抄本曾慥《类说》卷二六《辨国夫人传》末注云：“旧名‘一枝花’，元稹《酬白居易代书一百韵》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柱（注）云：乐天从游，常题名于桂（壁），复本说‘一枝花’，自寅及巳。”可见这里说的“一枝花”话，即《辨国夫人传》。又据白行简《李娃传》所写，郑生显贵后，李娃封辨国夫人。可知“一枝花”话就是李娃的故事。新昌宅是白居易的私第，可知元稹、白居易等是在私宅里听“说话”的。说“一枝花”话的人叫复本（据王古鲁先生《通俗小说的来源》引作顾复本），又可知他们把“说话”人叫到私宅里来进行讲说的。

唐代“说话”不但在私宅里进行，而且还被传入宫中。据郭湜《高力士外传》说：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荆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这里高力士给唐玄宗所讲说的有两大科，一是“讲经论议”，一是“转变说话”。而这两科又恰恰与唐代寺院里和尚讲经的两科相一致。据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代寺院里的讲经有两科，一为僧讲，一为俗讲。前者

是讲解经文，对象是出家人，后者是讲说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对象是一般世俗男女。又赵璘《因话录》卷四说：

有文淑（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

由此可见唐代俗讲之一斑。这位文淑和尚在这里讲的显然是男欢女爱的故事，所以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但却受到群众的喜爱。

我们知道唐代俗讲的故事底本就是变文。从现存的唐代变文中，我们不但知道它们在内容上有讲唱世俗故事的一类，而且在形式上有说有唱，跟宋代的话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高力士给唐玄宗“转变说话”，“转变”、“说话”同时并用，同指一个事物，即讲唱故事给唐玄宗寻开心<sup>(8)</sup>。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唐代，民间的“说话”已施影响于寺院的俗讲（转变），或者说，寺院的俗讲（或俗讲的一支）已向“说话”方向发展，并且走向民间<sup>(9)</sup>，二者已经逐渐融合了。

我们还知道，唐代的寺院是择日开放，每到开放之日，游人、商贩云集，不少士子和妓女也去观光<sup>(10)</sup>。当时，寺院都有变场（俗讲场所）、戏场和其他游艺场所，每当寺院开放之日，这些场所都同时作场，这不妨看作是向宋代勾栏瓦舍的一种过渡。

宋代“说话”就是在汉、唐以来的民间讲说故事，特别是唐代民间“说话”和寺院俗讲相互影响并逐渐融合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而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艺形式。

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之后，宋太祖赵匡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建立了北宋。

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上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生产上奖励农垦，减轻赋税，放松佃户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城市经济逐渐繁荣，以工匠、店员、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新兴的市民文艺也相应地发达起来。

当时北宋的首都汴京，城市经济相当繁荣，市民阶层非常庞大，是一座增加十几万人也不显多、减少十几万人也不觉少的大都会。在那里，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没有坊、市的区别，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东京梦华录》序对于当时的汴京有这样一段描述：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南渡之后，疆域虽然较之北宋小了一半，但南宋地处江南水乡，自然条件优越，加之南宋政府为了增加赋税收入，奖励州县兴修水利，农业生产依然继续向前发展。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较之北宋更为发达。南宋都会临安，人口上百万，繁华似锦，有“销金锅儿”之称。当时的南宋官室建筑在杭城西南凤凰山一带。宫阙向北，一条御街有数里之长，御街两旁都是珠宝、丝绸店铺和酒馆、饭庄一类的铺子，并间有各种游艺杂耍。据《梦粱录》卷十三记载：

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

不只市区如此，城郊亦然。《梦粱录》卷十九又说：

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

在北宋的汴京，南宋的杭州，都有规模很大的游艺场所，当时被称为瓦子、瓦舍或瓦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东角楼街巷有桑家瓦子、中瓦子、里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子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的夜叉棚、象棚，可容观众数千人。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杭州有瓦子二十三处，其勾栏更多，只北瓦子一处，就有勾栏十三座。瓦子勾栏内不仅百戏杂陈，戏场林立，而且兼备各种生活消费行业，如货药、卖卦、喝故衣、饮食、剃剪等等，能使游客“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当时瓦子演出的伎艺，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百戏杂伎，如杂剧、傀儡、影戏等；一类是演唱，如嘌唱、诸宫调

等；一类是“说话”。“说话”又分若干门类。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对于宋代“说话”四家数，学术界至今还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其中的三家，意见则是一致的。即：一、小说，又名银字儿，因讲唱时用银字管伴奏而得名，这一门类专门讲唱短篇故事；二、说经，主要是演说佛书；三、讲史书，专讲长篇历史故事。至于第四家，有的认为是指合生，有的认为是指前面的说公案和说铁骑儿，有的认为不包括说公案，而专指说铁骑儿<sup>(11)</sup>。

在这几家当中，“小说”一家最受欢迎，因此也最发达。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有名的“说话”人九十二人当中，“小说”人就占五十二名。讲史也很发达，并出现了专门讲说三国和五代史的“说话”人。当时“说话”人的讲唱技巧都是相当高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说：

讲论处不僭（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

当时还有一些专门替“说话”人记录、编写话本的文

人。这些人还有自己的组织——书会，书会是专门编撰话本和剧本的文化团体。这些人被称作“书会先生”或“才人”。书会先生大都是在科举中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说话”人一起参与了“说话”艺术的创造。

到了元代，由于元杂剧的勃兴，以及统治阶级禁唱“词话”<sup>(12)</sup>，元代的“说话”较之宋代相对削弱，但它仍然潜生在民间，并且逐渐由短篇向长篇，由讲唱向讲诵转化。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扩大了，产生了阅读案头小说的需要。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摹拟宋人“小说”话本、专门供人阅读的拟话本。在这类拟话本中，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最有影响，而冯梦龙的“三言”其成就尤高。话本小说从讲唱阶段发展到阅读阶段，其形式是韵文部分逐渐减少，散文部分逐渐加多，并且一般都写得比较细腻。明代后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拟话本，可以说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惜当时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封建文人的谈忠说孝等等反动落后的东西大量地侵蚀到拟话本创作中，严重地影响到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短篇拟话本的创作从此即由盛而转衰。特别是清代乾隆以后，一些拟话本的创作大都变成了宣扬封建道德的枯燥教条，完全背离了话本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而宣告了话本小说的终结。

### 三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宋、元、明话本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破天荒把小说从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中解放出来，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和喜怒哀乐；在艺术形式上采用通俗的语言，新颖的体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它是封建时代的人民文学。

话本小说突破了六朝小说、唐传奇只限于描写社会上层或封建士子生活的狭窄题材，以市民生活为主，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上至朝臣权贵，下至乞丐、偷儿和妓女，大至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小至家庭纠葛、儿女情长，在话本小说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冯玉梅团圆》<sup>(13)</sup>中，我们可以看到官逼民反的实况描写，以及作者对于农民起义的同情态度。但作品又对一时被迫落草，一心想着“朝廷招安，仍做良民”的范鳅儿表示同情和歌颂，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复杂和矛盾。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比较普遍的表现为官僚地主、恶霸豪绅对于人民的欺压和人民的反抗。《灌园叟晚逢仙女》<sup>(14)</sup>表现的就是这类主题。灌园叟秋先是一位热爱劳动，心地善良的老花农，他安分守己地靠种花度日，却无端遭到恶霸地主张委的欺压，被弄得倾家荡产，几乎送掉性命。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抨击了张委及

其帮凶们的罪恶，並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借助于花神的力量，惩罚了这批人间恶犬。

宋、元、明是一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杨思温燕山逢故人》<sup>(15)</sup>、《白玉娘忍苦成夫》<sup>(16)</sup>反映了金人、元人南侵，汉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字里行间充溢着沉痛的故国之思。《杨八老越国奇逢》<sup>(17)</sup>反映了元、明倭寇入侵给我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离乱。《汪信之一死救全家》<sup>(18)</sup>则揭露了赵宋王朝遣散抗敌救国的忠义救国军及其扼杀人民的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的罪恶，歌颂了汪信之志愿以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反映的是明代中叶的一场忠奸斗争。它的基本事实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作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深刻地批判了权奸们的阴狠毒辣，专权误国，满怀同情地抒写和歌颂了反权奸斗争的沈炼以及支持和保护沈炼的陆柄、贾石等人。在封建社会里，忠臣与奸臣虽然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但奸臣当权，则意味着封建统治更加黑暗和残暴，社会更容易动乱，人民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更没有保障。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反权奸斗争的故事之所以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就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因此，这类主题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话本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是相当广阔的。但其中最突出、同时也是写得最成功的，则是反映官场黑暗和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两大类。

宋、元、明三代的吏治都很腐败，官场黑暗，草菅人命。人

民不仅没有幸福生活可言，就连生命也毫无保障。《错斩崔宁》中的陈二姐只是因为偶然跟一个青年人崔宁结伴同行，问官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她是“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一同逃走”。并且“任情用刑”，“率意断狱”，随意处死了两个无辜的青年人。话本作者慷慨地指出：“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知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官吏和封建司法机构，而对于含冤而死的陈二姐和崔宁则寄予无限的同情。《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沈小官一鸟害七命》<sup>(10)</sup>也都程度不同地谴责了这类昏愦无能、草菅人命的坏官吏。《青楼市探人踪》、《滕大尹鬼断家私》则鞭挞了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他们为了敛财肥己，无恶不作，使尽各种手段。《青楼市探人踪》中的杨金事在任上是贿赂公行，革职回家之后还要算计自己的兄弟和侄儿；别人找他倒赃，他就狠下毒手，随意结果别人的性命，而象这类事情还有多起。这简直是一个衣冠豺狼。《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则是另一付尊容，他是以“好官”的面目出现的。他内心极其龌龊，见财起意，为了捞到一坛黄金，竟扮演了一场装神弄鬼的丑剧。封建社会的官府衙门就是由这些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组成的，话本小说对各种昏官污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于腐朽黑暗的封建政治的批判。

争取爱情婚姻自由是宋、元、明话本小说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它们在表现这一主题的时候，往往是与反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礼教联系在一起的。《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原是一个裱褙匠的女儿，父亲因为生计不周，把她献给咸安郡王当丫鬟。

头。她爱上了郡王府里的碾玉匠崔宁，趁一次王府失火的时机，她主动怂恿崔宁一起逃走，在千里之外的潭州开起一个碾玉铺子，过着独立自主、一家一计的自由幸福生活。秀秀对于爱情婚姻自由和幸福家庭生活的追求应该说是合理的，正义的，但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咸安郡王却容不得她们，千方百计把她们捉回，并把秀秀打死在后花园，崔宁杖刑之后发配到建康府。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惨无人道地活活毁灭了秀秀的爱情、幸福以至生命。《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塑造了一个热情、泼辣、聪明、执着的追求爱情自由的少女形象。她对范二郎表白爱情的方式，她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都给我们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对张主管的追求同样是大胆和执着的，她的生活遭遇和爱情要求是值得同情的，可惜她所遇非人，作者所竭力歌颂的志诚张主管，实际上是一个被封建社会和封建意识形态压迫、毒害得麻木不仁的人。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常常有鬼魂出现的现象，象上面《碾玉观音》中秀秀被咸安郡王打死之后，她的鬼魂仍然跟随崔宁到了建康府，重新过起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生活。《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被逼自缢后，她的鬼魂又赶到张主管的家里。这固然反映了当时科学不发达，人们相信鬼神的落后的一面，但它们都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融为一体，既表现了她们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执着追求，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她们的同情、支持和希望。《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则是直接描写灵怪的，它通过白蛇与许仙的人妖恋爱故事，歌颂了人间的男女爱情。但是，话本作者的倾向性还欠明确，他同情白蛇但又认为法海是正统，并最后让法海把白蛇镇压

在雷峰塔之下。清代戏曲《雷峰塔传奇》则克服了话本的缺点，使千百年来的白蛇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完美，并且更加具有人民性。

明代拟话本的爱情婚姻主题比宋、元话本更为广阔，其中表现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渴望跳出火坑，追求真正人的生活，以及她们的痛苦和遭遇，一般都写得很有声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子，她不甘心自己的烟花地位，打定主意从良过真正人的生活。她平时的大量积蓄是为了从良时赎身，她对李甲的再三考验表现了她的坚贞、练达和谨慎，但她所选择的从良对象李甲却是一个忠于封建阶级的封建士子，而且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个封建势力的强有力的人物李布政。杜十娘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封建阶级，这就必然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孙富的教唆只不过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即使没有孙富，杜十娘最后也不会得到幸福的。杜十娘性格的可贵之处特别表现在她对李甲叛卖的态度上，她没有向李甲求怜，而是“冷笑一声”，她也没有献出百宝箱以自赎，而是“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她是有轻蔑和报复来回答李甲、孙富们的。话本深表同情于杜十娘的遭遇，极度赞扬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性格，同时也痛斥了李甲、孙富们的负心和卑劣。《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都肯定对妓女人格的尊重，对妓女的遭遇和渴望自由表示同情，并对妓院老鸨和其他封建恶势力进行了批判。《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过去很少为人所注意，实际上这是一篇思想很解放的话本，它竟能表现出妓女胜过公子哥儿的主题。所有这类话本小说，都把被压在